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四四一七
一八九七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冊架
四四一七
一八九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7
冊數	18 (11)
函號	280 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隋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一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貞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錫等奉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
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
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
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

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
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妯致夏殷之釁褒趙
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
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
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之
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
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
載籍於旣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
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
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

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
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褱翟稱中宮者凡有
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
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
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
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
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
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
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
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

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日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日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鑿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日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二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日尚工掌管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擲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

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闈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醜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克儀克容克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

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闡掌門閣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醢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鑿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緞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

錢貨司綵掌繪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職事分職各有司存焉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普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

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
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
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
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
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
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
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
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
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
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
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
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
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
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
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
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
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徃徃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
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
敢進御尉遲廻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
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

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大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頰衰折初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畧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頰竟廢太子立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頰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

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哺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

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柩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嫵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華容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爲煬帝所烝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之二月生子者

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身彊而不息亮愚矇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劔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

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
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
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
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締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
耳於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伏
膺於經史綜箴誠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
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
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
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
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貴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
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
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
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
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
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
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
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
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
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

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三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
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
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
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
暨乎國破家亡寘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終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卷第二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
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
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
風神警俊侷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

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卽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怒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千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

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且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旣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顯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

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
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
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
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
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苞藏人稀梓石四海
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
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羣兇
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
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頽
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
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
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朔非所
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
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
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
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
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
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
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嘿
上素嫌臺城制度迨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

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賜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恠畱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血相殺

請絕其封上不許悖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
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
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
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
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躡相
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
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
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荆
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官至鹽
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

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
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
上士尉廻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廻所誘遣
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遠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
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
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
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
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
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

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
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
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
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
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
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
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太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
有詔追改穆封為邠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
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
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
廼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
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
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
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
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
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提禁兵不
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迹乃遣
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
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
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

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
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祿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
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
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
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
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每軍二萬餘兵
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
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
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
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
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
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
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
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
周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
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
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
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
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

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頴監軍與頴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廻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宫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爲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戶尉廻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

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
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
尉悌拜大將軍旣平尉迴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
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
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
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
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
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
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
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必不免令其士
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
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
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
郎中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
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
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
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

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
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
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
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
旣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
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
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
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
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
蒲幽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
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
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
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廻
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
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
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
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
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
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
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將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維揚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遷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于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恭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恭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壯

開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夔詣巴西大將軍趙
達水軍人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
郡惠等分道攻碁自午及申破之碁奔歸于謙睿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碁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
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碁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
麾下三十騎遯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
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
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
附唯南寧曾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
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
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
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
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
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
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
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
路止一千米提北境卽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
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後光
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
重興師旅狎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

須給過此節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
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
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
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
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
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
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
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
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
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
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
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
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
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
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
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
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
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
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
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

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疆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彊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克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

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嵩徐二州刺史武貴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

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
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
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
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
見忌當時禍難遑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隋書卷三十七終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
祖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
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
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

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
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
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
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
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
宣帝弟漢王賛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
進於賛賛甚悅之昉因說賛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
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
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賛時年未弱
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
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
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
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
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
時尉迴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
祖欲遣昉譯一人徃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
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
爲請高祖不懌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
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
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

以高頴代爲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閒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旣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鑿斯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

士彥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勳報効榮高祿重待之旣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

九五初平尉迴斲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橋提黎陽之關塞河湯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瓜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叅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卽望從征兩軍闕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

盡探肝鬲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
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與欲在關
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
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
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
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
法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
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
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赦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
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

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
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
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卽承引頗是
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錄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
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頰
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
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昉忻
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爲鑒誠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榮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

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
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
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
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歛容謂
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
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
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
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王及帝
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宫尹時太子多
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
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
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
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
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
三百戶後坐棄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
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
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
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
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爲歸
昌公元璋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

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止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瑋爲儀同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

務而賊貨狼籍高祖陰踈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
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
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
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爵城臯郡公邑二千
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
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
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
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
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
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
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
復授開府遂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
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
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
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
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頰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
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
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
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
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

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遷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曰達子元璿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璿襲元璿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爲文城大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璿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

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
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
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卽令裘隨
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
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
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
當入朝或對曰卽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
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
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
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
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
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
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
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
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遜者
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
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
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

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
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
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
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
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
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
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
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
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
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續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
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
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
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
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
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
自同吹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
容外交易于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
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僞之辭欲
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

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
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
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
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偲嗣大
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韋暮者京兆人也任周內史
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
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州開府燕郡公賁略
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
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
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
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
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
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
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
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
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問
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
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

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
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制也尋拜散騎常
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頰蘇威共掌朝
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
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頰威五人相與輔
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
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
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
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
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
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
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
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
遠矣然世有公華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
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
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
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
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
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
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

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
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
卽改七懸八以黃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剛定周
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號州刺史後遷懷州刺
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人溫縣名曰溫潤渠
以溉曷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踴
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
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忽百
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頰齊
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
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
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
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
行輕險誠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
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
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
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故
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
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弃之衆人見此或

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豐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貴因人成事協規不一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二十八終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同業臣楊道實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同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旨重修
錦等奉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維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
 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
 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
 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

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顏頰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睿爲元帥以義爲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恽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絲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

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犍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

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
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
謂高頰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
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
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高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
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
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
爲丞相引壽爲掾尉迴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

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
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
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卽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
高寶寧者齊氏之踈屬也爲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
黃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
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
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
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
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
弃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

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廣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
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憲之於是重購
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咸等月餘世
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
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世師少
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晉驃
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
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
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貴郎將遼
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
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還大加
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開始畢可汗將
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
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
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
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
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
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
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

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壞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邙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伏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箱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

近者唯實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關一季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脩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若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

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
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
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
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
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珪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
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
闌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
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疊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

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
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
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
牛羊數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
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
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
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
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櫛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
引軍而退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畧
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

窘迫未得整戰爲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
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迴稱兵作
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
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
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
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遯景山追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
保甌山鎮其城邑爲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
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二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
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
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
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湓
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甌山沌陽二鎮守將
皆棄城而遯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
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
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
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
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
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

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畧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隴西王
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
其父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遜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
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
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
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
尉迴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
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

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
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
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迴遣其將畢義緒據蘭
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
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
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暉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
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揚
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
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

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
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
明允風神果毅徃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
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韜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儕逆今將
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徃欽哉於
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
崇爵端氏縣伯褒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
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
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
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
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
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
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
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
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
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

嘉之勅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涪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涪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涪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恽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爲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

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勳効克彰甚重之後爲漢王諒納
勳女爲妃恩遇彌厚一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勳蜀人
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
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
詔諸王並至勳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
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賜贈鴻臚監護喪事諡曰襄
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貢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
爲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
高祖崩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頰之謀發兵
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
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
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
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
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
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
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
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
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
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

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顯
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
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
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
素識諒卽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
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
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竒策去逆歸順殉
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
賜帛二千疋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
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
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
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
千牛左右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
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
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
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
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迴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
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
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
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

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
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統
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畧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
縣男累遷直閣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
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
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
太祖深竒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
茹太祖恐其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
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
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
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爲金州總
管以纜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熊州
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卽拜洛州刺
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
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
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邊司馬消難東拒尉迥
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

開皇初入爲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爲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勛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菓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諡兄子弼別有傳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

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二十九終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
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
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
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四十

列傳

一

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
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
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
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刃而已或短兵相接或
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
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
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
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
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
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
必舉帝從之六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
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
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
帝卽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二十二州諸
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徽裴忌於呂梁
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
州諸軍事尉迴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
至河陽與迴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彥
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迴衆復合進賊大
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

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園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畧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卒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迴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

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國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立戰功

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

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奔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迴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頰馳驛監軍與頰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迴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迴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頰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罵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迴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顏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卽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控劔將

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蘇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爲主維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迴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知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

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旣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

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註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維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迴作亂遣兵寇少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

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邊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壽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畧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復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踈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六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頴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

頰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
之諸嘗與滂同謁上諸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
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上大怒諸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匡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
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
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
宜陽郡公高頰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頰曰吾輩俱
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頰深拒其言未幾授蘄
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
戰於蘄口大破之旣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
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瑋畧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
棄城而遁始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璿
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
太守馬頰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
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緡
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
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

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

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
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
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頰討平之將班師頰與盛謀
須文武幹畧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
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
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
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
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
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
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

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
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元禮慶則責以
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
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
祖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
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
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廻
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
頰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頰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
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

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爲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克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

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
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
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
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
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
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
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
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

戶側趙王譚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
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
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
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
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
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
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
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高祖
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
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

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
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
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
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
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
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
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
史歷亳淝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
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
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
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
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
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
之上大怒執旻於伏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
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胄帛
千匹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
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
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胄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
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
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

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終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裔人也父賓背齊歸周
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
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
鄴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頴少明敏有器

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
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
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
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
之高祖得政素知頰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
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頰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
令公事不成頰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
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高祖彌屬意於頰委以
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
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
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頰又見劉昉鄭
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頰頰受命便發
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歔就路至軍爲橋於沁
水賊於上流縱大棧頰預爲木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
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迴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
策因平尉迴軍還侍宴於卧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
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
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
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
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

頰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頰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

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二軍諮稟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叅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頰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

意謂頰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
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
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
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頰頰流
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
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頰愛妾
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
信高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
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
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
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疆
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
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
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
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
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罪聞此大驚怒
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
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逾怒皆
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
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

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
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
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
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
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
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
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
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
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
乎有司請斬頰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
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
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
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煬帝
卽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
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
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
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遙安
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
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

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頗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頗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頗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

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爲丞相高頰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頰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頰叅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

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
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
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
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
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
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
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
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
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
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
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
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
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
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
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
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由丈四十餘年反
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
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
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

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
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
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
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
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
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
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
累金王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
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
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
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卽遣使獻方
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
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
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
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
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等之誅
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叅預朝
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
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
侍郎虞世基叅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
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
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
叅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
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
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
踈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
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
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儼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
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
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
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
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
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
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
寶器其在得賢叅癡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
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
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爲突厥
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

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
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
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
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
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
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
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
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
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
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
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
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
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
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
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宵臆而威不以開
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
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
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
能上感咎豐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
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

隋書卷四十二 列傳 十三
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
國邳公王克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
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克
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
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
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克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
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
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
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脩格令章程
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
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
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
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
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
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
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
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
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

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
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
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
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
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
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
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
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
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
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卽日拜鴻臚
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
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
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
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
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
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
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
國底定叅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旣復禹迹思布堯心
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

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舊宮由忠信而得罪遠
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覺克終厥
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
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綱繆任遇
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
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
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
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
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
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一終

